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部

謄録監生臣李逄尭

後山集卷九

宋 陳師道 撰

書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違濶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别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嘿嘿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别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

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别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為難此葢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别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别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别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克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

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作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

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眞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乃之可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刺文廣獄事聞之末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

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

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别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

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
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
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
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
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
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
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
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

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葢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于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鄱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

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傴僂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舐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

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

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絶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佞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

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其當御款段乘下澤俟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貺以友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别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事之不閒竟後足下大以為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

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

僕以小人之懷爲君子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
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
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
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爲業舍仕則技窮矣故
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於足亂矣世徒見
其忍而不發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
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瘰俠於頸領
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於下體

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内公為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漆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聃家於瀨鄉莊周老於蒙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

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
厭其欲也蕪祁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
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為道重慎師道再拜

答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
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
也學外也思内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
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

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販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况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畧無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

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答秦覯書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

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已見及敢不畧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棄其藁而學焉豫章以為譬之弈焉弟子髙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一作誨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

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詩闕一字僕從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答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

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刳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内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

駒乘之則奔近之則踶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
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
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
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
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挑於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
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
窒而撓之則濁牛馬汙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
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

為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内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絶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與黄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暮始聞有喪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

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熟見而驟失念之不堪況當之
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
至理奪也往還深熱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
俛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
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何不食肉糜此雖甚愚然
世内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
聽亦已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致力欲
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得而後已也念足下少

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
齒髮衰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牀倒席相向涕泣
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
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撥哀一思愚言
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民雖愚至於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為知人者衍又
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
道耶上下之間衆爾衍不異衆何在其絶出耶而晉之

士大夫共推衍為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師道再拜

上曾樞密書

月日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於太尉六丈閤下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於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罪則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畏罪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其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

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有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覊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豈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難發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

有在竊恐遺者未至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不須計此其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一作畧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

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皆慶之潰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沖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熈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刼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

遂以為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出至山東南山夜渴之水既旦視谿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索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一作十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東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

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

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敵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一作來）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内而清其野外内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强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

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
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盡先巳之乎若謂可以制敵則
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
右臂某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
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茍不能制其
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
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
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

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敵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必固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邊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

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急請報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敵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敵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

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敵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為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敵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茍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恇弱獨秦晉數與敵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先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

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閤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鋭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毁去葢鋭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後山集卷九

後山集卷十

宋 陳師道 撰

書

與魯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北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遞用是不果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悃悃萬冀以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内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絶句時有好語聊為絶倒不知天欲窮之耶欲達之耶邇來絶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

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托渠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

得風眩時時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縁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王立之遣人來相賙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懐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疎也王家人還萬覬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

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迺知歆向無足恠者

賀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壁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徯升平而不盡平生之懷遽

起山林之興辭名遁禄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某向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縁罪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遂疎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閤仲郢圖報敢異奇童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旣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府郎中大夫德感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游更中外顯有勲猷倦青瑣之追趨思黃堂之偃息頻雖文學之國近罹水旱之憂倉廪既傾飢寒并解鯨鯢就戮金鼓不鳴方玆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輿五袴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户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修咫尺之書用伸燕雀之賀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荆州之重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夙宵未已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冠四科贊治南宮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即慶褒嘉遂膺圖任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輿禱頌伏惟門下相公御今以古同德於天行旣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之右爲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廹此元辰茂膺百禄重戴憑於席爲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代輿執政賀正書

獻歳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遘亨嘉之會踐闕一字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閈荷庇麻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閥閲以謝生成昨者罷

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獲保全顧雖頑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贐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之難強

賀亳州林樞密書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衮衣之去輿情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旄之美懽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伏惟判府樞密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宗卓爾名臣之右終始一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不移故既壓而復起迨兹登進方徯奮庸而功成不居名下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意於去來雖雅志之不違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政

在老戚恐坐席之未温而鋒車之迅召顧惟庸妄早辱知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溝壑之憂莫效寢興之問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月披裘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答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人時有異材出由公進廸茲盛選遂及吾宗左學修詞秀三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茲翰墨之場優

入英雄之彀顧播揚之在後致駸尋而度前雖門巷之縱觀榮如晝錦而髙明之用意志在㝠鴻更觀已試之言見於行事之實某因依末眷蒙被餘光共學十年未有涓涘之補一日千里益知驥騄之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惟區區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茲遲暮之年更有子孫之寄

代賀鄆州守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輿號為盜訟之區非

得循良莫宜鎮撫中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之間千里
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鄰請學成家屈
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中外之難
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顔宣室之問賈生已
聞前席頴川之留寇翼不待經年遂秉國鈞以從民欲
某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
傾瞻之素翰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内閣换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興善頌伏惟安撫學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用才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告成遂膺圖任某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賓階初無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雖古之所謂知已何以異斯而士之茍有烈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問阻於道里之遥闕然不修非自為於簡外永以為好亮不校於數疎熟知其然恃以不懼幸

此照臨之下願效其愚顧惟遲暮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略龍圖鄒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列於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待歲而報成超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朝之故意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映古高秋爽氣大旆啓行更圖

寢食之宜少慰士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判寺丞材猷絶衆術學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詩書之府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箱之積百城冠蓋人懐冰蘗之心聲烈徹聞褒優並至雖為漸進當復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車之召遂登禁從以潤朝廷某幸此備員辱居屬部為邦政拙作徳心勞顧無一

日之私已有二天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宜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奥夷險著古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辰茂膺顯相遂承召節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表筆舌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宜辱

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幾微温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受殊休瞻頌之私敷陳罔既

泛回賀正書

司歷告時君子慎始未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棣州守

祗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𠀉徒切至懷伏惟某官清

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循良
足慰安於疲瘵顧玆陋仄方報政成豈意妄庸獲奉條
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黄卷赤文莫副諸儒之問
頃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邁聞聲烈之詳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末輿
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抗諸
儒而著節度兩漢以修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賢者彙

征之會佇膺嚴召即慶峻遷某已戒行舟方趨賁次傾
瞻之切翰墨奚伸

判官推官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冒師
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顔伏惟某官婉畫佐州彌文
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德有年趨風在
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納溝斷木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之燭向
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生九死
卒完塡壑之軀旣逃影而匿形故使人之忘巳比再蒙
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之懷復修左右之問
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門莫知遠邇恭惟樞密光
禄大夫材兼文武身任安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爾如
九鼎之重仁人之言屬乎耳公家之利知則爲鎭撫四
夷巳告功於清廟平章百揆方申命於大廷重念某早

辱知憐晚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于死生白首玄文終不移於素志日暮途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誠數陳罔既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內翰文丈名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

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遑簡牘之修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癉癘不侵藥石

未施視瞻如故蓋天將大任故再試以艱虞而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內之所共豈小人之敢私恭惟宫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凛然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直道家有其書履險處窮孰見其際恐安居之未定即召節以促行正位上台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省云初伏兾上為廟朝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絶於君蓋先王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兾君之感悟今臣可謂

不得其言矣而況衰病寖加筋骸莫強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強顏奉詔居住則累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責友惟其死守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差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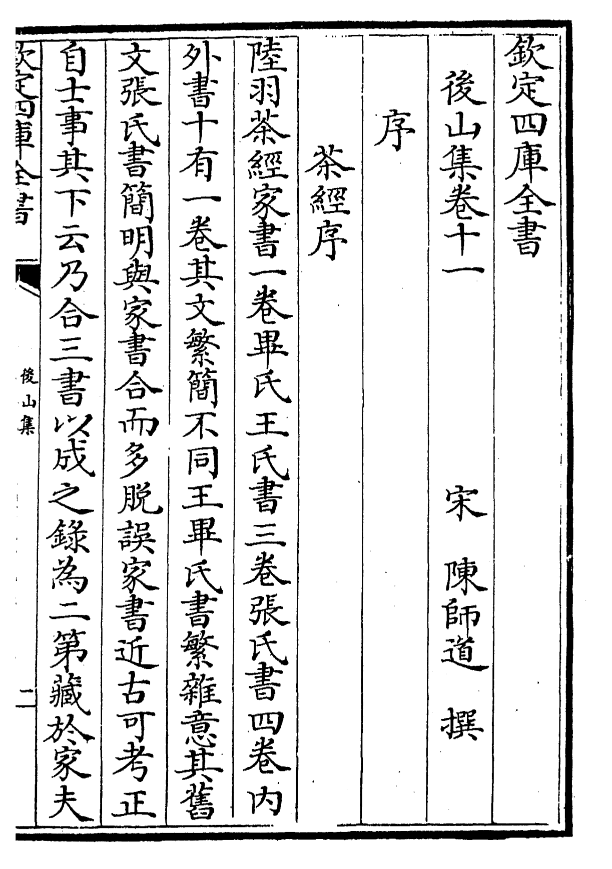
論國子責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紙而價高書莫不廹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以末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敕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

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兵士般取

後山集卷十



後山集卷十一

宋 陳師道 撰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第藏於家夫

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逭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

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闕一字乃所以同於民也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

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

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恃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後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山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説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别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别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

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

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敵有可勝之勢

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

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

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

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

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

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得故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侯子

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葢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閒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

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别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稟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稟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其有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斵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為道

必始於君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雖然因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為明謂之巳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為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偽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偽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

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為法之始於學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遯聲色而欲

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狥今則畧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葢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

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卻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

十五日潁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穎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兎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産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

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倐忽數十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吻頰鳴悲歲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離羈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惟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若

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關捷以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遺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旣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於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居

士陳師道序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旣難其大矣而小人作輟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土界則五濁時則爭鬬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刼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

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
聞所不免况於衆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
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
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
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
者先願而後善豈特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
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
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况其下乎夫願本也善

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恵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敬恵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已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徳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

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於十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相繫於木下惟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於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二日居士陳師道序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遊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别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

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無助則不

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來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

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内市井之中瓮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

之子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

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後山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部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後山集卷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記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倈倈家於蘇而宦學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眛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

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懐顧昔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後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於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遊居之士有傳於後者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

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之所為思也公為
刺史知民之嗇於水築塘浚井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
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
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
思者衆矣士之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
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
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忘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
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

行治畧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有義焉仁始於身內有以使同其樂於天外有以使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其用賓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世守焉錢塘關氏於

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為壇而藝以樂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斷命其坂曰樂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闕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闕氏為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宦於朝者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

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剥石以賈玉竭井以市砂閼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閼氏之良彦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之而屬余為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

於社祭棄於稷祭臯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栁下恵至孔子而大成葢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通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

也南守則畧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盖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盖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

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

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

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

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多刼論以

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
知其說焉慶歷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爲盜區始用權
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爲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
其裝焉於是請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爲盜有三情
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
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探丸以緩朝夕今之爲
盜有二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
去耒耜更邑市偷惰侈靡不能自達而其技足使也重

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譏輒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前三者可不可也劉叔貢父為曹

州盜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令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況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徙之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

獄益明叔忱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歴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學官過之見其興作而乞余為之記會徙頗不果作明年獄成使來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歴初西邊弛兵益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

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縣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紀令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令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

治雖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冤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縣非王官不登簡策畧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城國亡而為邑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
丘焉禹貢所為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圖記所
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太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
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祖宗
周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
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
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
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

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丘再成爲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曰舜陶河濵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虚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屨强悍喜

攻刼佩刀引强指人之藏以為費至殺吏士冐城郭皆
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
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
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
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賔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為輔州大
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
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屢空
吏始於其間與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賔與閭巷之士而

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閤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識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

以遠眺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為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蓋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畋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媿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甯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

譽富貴文學辨議皆驚世而絶俗而今日之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葢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汳水新渠記

汳句於蕭其闕如抉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至浚其下

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别為獲餘波迤於進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絶㫌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泲梁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復

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别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説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闊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汳灌注兖豫永平中導汳自

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令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鐵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葢自王都而東鐵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

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㑺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

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一本云建隆初王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焉念無所置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開元寺法華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御數歲破半臂出以報焉後歸

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衆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意他日赴供西里渡㴬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行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益焉其主見而訟之乃留寶請於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為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盞澄聚為華余謂寶曰非聖何以致此其體壞色變殆為物所觸耳如來鐵鉢祖師所傳曹溪所藏者南漢之

霸迎入宫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何疑焉寳曰我以水一作水王匣而藏之使目可視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為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助也語有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其可以文施耶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施佛為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膺如錯人不可近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界惟心

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葢等心而施則生與佛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分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不為心也耶夫輪王大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以文施其不可乎雖然佛之報身以萬德窮其所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行葢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文施其有關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寶之覆且不保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

有因緣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止之前日也以悲為心明揚勸厲與衆興福則先佛之願若欲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不契聖皃將奪之不待緣也寶以為然又曰我初出家抽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後將叅學於東南而終老焉余歎曰趙州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歲矣嗣古尊令將在子與夫人命呼吸閒三歲不亦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

時競時不待予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謟非非近訕不幸而遇寧訕無謟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

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爭諸嘗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絫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黙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曾不思黙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謟非其所是則為訕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

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其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閒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畧不以為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既嗣其

世向善讐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沉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資棻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於事退則見於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平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宫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髙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宫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盖因觀而名也慶厯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適野視下如江湖傑木行列

蛇厲守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真與其徒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可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於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於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莊生子休謂諸子闕老墨惠與巳之道同出於六經而

老莊各自為家葢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冦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回起昭昭不誣而非余所能知也葢自朋休而後士不明於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

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籙於龍虎山未及
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盍輟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
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不興者乎元符
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脩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則盛
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焉吾州之南山太平興國寺山
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有勝果禪院始時寺

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鐾之施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毁不飾室毁不補革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合衆施既新其殿又載於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於釋氏願自效使不請且强與之况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

惟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制誥孫何以布衣來於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節來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

路棖來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知其意去游吳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所興壞葢知矣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東里陳師道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四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璽文曰帝籙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為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習世務奉使

有績列於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墨歸藏於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為刑部郎中脩起居注以卒其孫端禮以示臣師道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子孫明示來今臣蓋不得辭臣愚敬惟皇帝之於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敢賛也臣生於皇祐四年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夭至於成人而不得望前

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於不忘臣亦與有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家將復受賜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臣師道眛死謹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剌守金州平政歲豐士民康樂廼作亭於北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之亭又使其客

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上游廬舍獘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遞折觸石破舟回洑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脩林叢竹悍蛇鷙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閒行毒鄉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疎河潤地氣發泄人多病脚廢丘故宮頹城敗塚達於四境狐鳴

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凄然發歎揮然出淚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友舊從戍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面壁菴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高少林道場葢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其處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篁蔭欝千步而近度密越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峯嵱嵷連層後則五乳峯兀擁掩如舉手内向中峯之下乃其故處有泉泠然始至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號以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兎蹊雉域蛇虺所舍樵數避焉元祐幾年留守簡

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往過焉使作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甓宛然後十有餘年知登封縣樓异復往過之謂長老清江襄棘開道始有人聲馬迹再至則治矣盍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谷之竹伐薪以陶率少而役可立具其所乏者財爾异請任之於時衆治泰陵休於次异敬以請自監司與百局之執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挽而同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效其力工獻其技為堂為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

有列葢十朝而具既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露雨於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爲大練東西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乎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後相與詆訾葢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相自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孔氏之門顔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

傳關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爲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爲曹溪至於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盖始於此歷歲千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异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集卷十二